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為天下師 老封翁驀遇窮途客

上回書從安公子及第榮歸一直交代到他回房就寢，一宿無話。按小說的文法，「一宿無話」之下，一定得接「次日清晨」。

卻說次日清晨，他夫妻三個還不曾出臥房，那長姐兒早打扮的花枝招展過來叩謝二位奶奶昨晚賞的吃食。他進門不曾站住腳，便匆匆的到了東裡間兒，見花鈴兒、柳條兒才在南牀上放梳妝匣兒，他便問：「二位奶奶都沒起來呢麼？」兩個丫鬟這個合他點點頭兒，那個卻又合他搖搖手兒。他正不解，便聽何小姐在屋裡咳嗽，叫了聲：「來個人兒啊。」花鈴兒答應一聲，忙去打起臥房簾子來，只見何小姐穿著件湖色短綢衫兒，一手扣著胸坎兒上的鈕子，一手理著鬢角兒，兩個眼皮兒還睡得楞楞兒的，從臥房裡出來。見了他，便低聲兒合他笑道：「敢則你都打扮得這麼光梳頭淨洗臉兒的了，我們今兒可起晚了！」他見大奶奶低言悄語的說話，便知爺還不曾睡醒。一面謝奶奶昨日賞的吃食，一面也悄說道：「奶奶別忙，早呢，老爺、太太都沒起來呢。太太昨兒晚上就說了，說爺合二位奶奶家裡外頭都累了這麼一程子，昨兒又整整的忙了一天。太太還說自己也乏了，今兒要晚著些兒起來，為的是省了爺、奶奶趕碌的慌，吩咐奴才叫辰初二再請呢。」

何小姐一面漱口，便叫人搬了張小杌子來，叫他坐下。他且不坐下，只在那裡幫著花鈴兒放漱口水，揭刷牙散盒兒，遞手紙。恰好華嬾嬾從外頭托進一蒲包兒玫瑰花兒來，他見了，從摘花盤兒裡拿起花簪兒來，就蹲在炕沿兒跟前給大奶奶穿花兒。何小姐又叫柳條兒說：「把你奶奶的煙袋拿一根來，給你姑姑裝袋煙。」他忙道：「你等等兒，讓我先過去見見奶奶去。」說著，站起就往那屋裡跑。何小姐忙道：「你回來罷，他一會兒橫豎也到這兒梳頭來，你在這兒等著見罷。」他一聽，料是大爺在那屋裡歇，便不好過去。一時，柳條兒裝了煙來，他穿好了花兒，便坐在那小杌子兒上啣著煙灰兒，說起昨日老爺、太太怎麼喜歡，又說：「這都是爺、奶奶的孝心，奴才們的造化。」何小姐一面通著頭，也合他一答一合的談。

他談著，看了看鐘，便合柳條兒說：「你也該請起奶奶來梳頭了。」才說著，便聽得張姑娘低聲兒叫人。他聽了聽，那聲音好像也在這邊臥房裡，正待要問，果見柳條兒走到那個曲尺榻子跟前，隔著簾兒說：「奶奶叫奴才呀？」只聽張姑娘問道：「我這副腿帶兒怎麼兩根兩樣兒呀？你昨兒晚上困的糊裡糊塗的，是怎麼給拉岔了？」柳條兒道：「昨兒晚上是奶奶自己歸著的，奴才沒動啊，怎麼會拉岔了呢？不然奴才另拿出一副來奶奶先換上罷。」張姑娘還沒及答應，何小姐這裡聽了，自己伸出小腳兒來看了一眼，不禁笑道：「柳條兒呀，叫你們奶奶先那麼將就著繫上，回來再說罷。我腳上這副也是兩樣兒呀！」便聽張姑娘在屋裡「嗤」的笑了一聲，不大的工夫，揉著雙眼睛也從這邊臥房裡出來，見了長姐兒，說道：「喲，敢是你在這兒呢！虧得是你，你瞧……」才說得「你瞧」兩個字，他早明白了。一面又謝這位大奶奶昨晚的賞吃食，一面說道：「本來呀，二位奶奶一天到晚這是多少事！上頭應酬著幾位老家兒，又得張羅爺，那兒還能照應到這些零碎事兒呢！」二位大奶奶不覺被他恭維的大樂。

何小姐一時通完了頭，轉過身來要洗臉，他忙著又上去替換袖子，恰一眼看見大奶奶的汗塌兒袖子上頭蹭了塊胭脂，便笑問道：「喲，奶奶這袖子上怎麼了？回來換一件罷，不然看印在大衣裳上。」何小姐低頭看了看，說：「可不是，這又是我們花鈴兒幹的。我也不懂，疊衣裳總愛叨在嘴裡疊，怎麼會不弄一袖子胭脂呢？瞧瞧，我昨兒早起才換上的，這是甚麼工夫給弄上的？」花鈴兒只不敢言語。張姑娘道：「姐姐別竟說他一個兒，我們柳條兒也是這麼個毛病兒。不信，瞧我這袖子，也給弄了那麼一塊。」說著，揪著只汗塌兒袖子，翻來覆去找了半天，只找不著。自己「嗯」了一聲，又瞧了瞧那袖子上沾的繸子，不禁笑著問何小姐說：「姐姐，你老人家別是把我那件抓了去穿上了罷？」何小姐道：「這都是新樣兒的！你穿得好好兒的衣裳，我怎麼會抓了來穿上呢？」說著，又拉著自己穿的那件看了看，可不是人家那件嗎！不由得也「嗤」的一聲道：「我說只覺著這領子怪掐的慌的呢！真個的，今兒也不知是怎麼了，鬧的這麼亂糟糟的！」說完，兩個人只對啣著笑。長姐兒聽了這話，就排撞起花鈴兒、柳條兒來了，說：「你們倆瞧說罷，你們又該著抱怨姑姑的嘴碎了。大凡主兒貼身兒的東西，全靠咱們當丫頭的經心；要都像你們倆這麼當差使，不用說了，明兒個各人把各人的主子認岔了還不知道呢！」一陣數落，數落得兩傻丫頭只撇著個嘴。

正說著，公子也慙著一腦門子的困，靸著雙鞋兒從臥房裡出來，看見長姐兒在這裡，笑道：「嚯，這麼早就有客來了！」

長姐兒見大爺出來，連忙站起來，把煙袋順在身旁，只規規矩矩的說了句：「爺起來了。」此外再沒別的散碎話，還帶管低著雙眼皮兒，把個臉兒繃得連些裂紋兒也沒有。

這個當兒，張姑娘又讓他說：「你只管坐下，咱們說話兒。不則……」他便說道：「請二位奶奶梳頭罷，鐘也待好打辰初了，奴才得過去了。」說著，把手裡的煙袋遞給柳條兒，還說：「你可給奶奶吹乾淨了再收。」說罷，這才用著雙寬袖口兒，咯啞著兩隻小底托兒，得意洋洋的去了。

列公，看了長姐兒這節事，才知聖人教人無微不至。聖人曾有兩句話，說道是：「有不虞之譽，有求全之毀。」長姐兒此來，雖不知他心裡為著何來，只就面上看，昨晚二位奶奶只不過分惠些吃食，今日便雞鳴而起，親到寢門來謝，君子亦曰知禮。不想他一片求全好意，忽然被個燕北閒人誤打誤撞的捉住，借此就斡旋了他那「一宿無話」四個字有餘不盡的文章，倒顯得長姐兒此來，來得似乎覺道未免有些不大那個。這豈不就叫作「不虞之譽，求全之毀」？然則毀譽之來，毫無定評，卻叫人從那裡自愛起？斯其故惟聖人知之，故誠人曰：「吉凶悔吝生乎動。」

書中按下閒話，再講正文。卻說安公子自點了翰林，丟下書本兒，出了書房，只這等撒和了一向，早有他那班世誼同年，見他翩翩豐度，藹然可親，都願意合他親近。住了今日這家請宴會，便是明日那個請閒游，把個公子應酬得沒些空閒。他看了看，所謂外間這車馬衣服、亭台宴飲的繁盛，其風味也不過如此。便想到自己眼下雖然交過這個讀書排場，說不得「土不通經，不能致用」；但是通經而不通史，也不過作一個「朝廷不甚愛惜之官」。便是通經通史，博古而不知今，究竟也於時無補。要只這等合他雲游下去，將來自己到了吃緊關頭，難道就靠寫兩副單條對聯、作幾句文章詩賦便好去應世不成？想到這裡，自己便把家藏的那些《廿二史》、《古今臣奏疏》以至本朝《開國方略》、《大清會典》、《律例統纂》、《三禮匯通》甚至漕運治河諸書，凡是眼睛裡向來不曾經過的東西，都搬出來放在手下，當作閒書隨時流覽。偶然遇著個未曾經歷無從索解的去處，他家又現供養著安老爺那等一位不要餓饞的老先生可以請教。更兼這位老先生天生又是無論甚的疑難，每問必知，據知而答，無答不既詳且盡，並且樂此不疲。因此他父子就把這樁事作了個樂敘天倫的日行工夫，倒也頗不寂寞。公子從此胸襟見識日見擴充，益發留心庶務，這且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他闔家正在無事閒談，舅太太、張太太也在坐，只見家人晉升拿著一封信合一個手版進來，回說：「鄧九老爺從山東特專人來給老爺、太太賀喜，說還有點土物兒後頭走著呢，來人先來請安投信。」說著，便把那信合手版遞給公子送上去。

老爺一看，只見手版上寫著：「武生陸葆安」，便說道：「他家幾個人我卻都見過，只不記得他們的名姓，這是那一個？怎的又是個武生呢？」公子道：「這個就是九公那個大徒弟，綽號叫作『大鐵錘』的。」老爺也一時想起來，說：「莫不是我們在青雲堡住著，九公把他找來演錘給我們看，看他一錘打碎了一塊大石頭的那人？」公子道：「正是。」老爺道：「這人倒也好個身材相貌。」公子道：「聽講究起來，這人的本領大的很呢。除了他那把大錘之外，躡山入水，無所不能。遇著件事，並且還著實有點把握，還不止專靠血氣之勇。」老爺點了點頭。

這個當兒，公子已經把那封信的外皮兒拆開，老爺接過來細看了看，那簽子上寫的「水心公祖老弟大人台啟」一行字，說：

「大奇，這封信竟是老頭兒親筆寫的，虧他怎的會有這個耐煩兒！」因拆開信看，只見裡面寫道是：

愚兄鄧振彪頓首拜上。

老弟大人安好，並問弟婦大人安好。大賢姪好，二位姑奶奶好，舅太太合二位張親家都替問好。敬啟者：彼此至好，套言不敘，恭維老弟大人貴體納福，闔府吉祥如意是荷。愚兄得見《金榜題名錄》，知大賢姪高點探花，獨佔鰲頭，可喜可賀！愚兄不勝可喜！

此乃天從人願，實係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」也，真乃可喜可賀之至！愚兄本當親身造府賀喜，因但有小事，難以分身，望其原諒。今特遣小徒陸葆安進京代賀，一切不盡之言，一問可知。

再帶去些微土物，千里送鵝毛，笑納可也。小婿、小女、二姑娘都給闔府請安。外有他等給二妹子並眾位捎去的東西，都有清單可憑。再問二妹子要大內的上好胎產金丹九合香，求見賜，不拘多少，都要真的，千萬千萬，務必務必，都交小徒帶回。順請安好不一。

愚兄鄧振彪再拜。吉日衝。

再：二位姑奶奶可曾有喜信兒否？念念！又筆。

後頭還打著「虎臣」兩個字的圖書，合他那「名鎮江湖」的本頭戳子。安老爺見那封信通共不到三篇兒八行書，前後錯落添改倒有十來處，依然還是白字連篇，只點頭歎賞。公子在一旁看了，卻忍不住要笑。老爺道：「你不可笑他。你只想他那個脾氣性格兒，竟能低下頭捺著心寫這許多字，這是甚麼樣的至誠！」說著，又看禮單。見開頭第一筆寫著是「鶴鹿同春」，老爺就不明白，說：「甚麼是『鶴鹿同春』阿？」又往下看去，見是孔陵著草、尼山石硯、《聖跡圖》、萊石文玩、蒙山茶、曹州牡丹根子，其餘便是山東棉綢大布、恩縣白面掛面、耿餅、焦棗兒、巴魚子、鹽磚。看光景，他大約是照著《縉紳》把山東的土產揀用得著的亂七八糟都給帶了來，卻又分不出甚麼是給誰的。

老爺因命公子把那封信念給太太聽。公子將念完，止剩得後面單寫的那行不曾念。這個當兒，金、玉姊妹也急於要看看那封信。公子見他兩個要看，便把信遞給他兩個，說：「九公惦著你們兩個的很呢，快看去罷！」何小姐自來快人快性，伸手就先接過去，公子說：「你先瞧這篇兒。」他一瞧見是問他兩個有喜信兒沒有，一時好不得勁兒，虧他積伶，一轉手便遞給張姑娘，說：「妹妹你瞧，這是個甚麼字？」說著遞過去，回身就走。張姑娘不知是計，接過去才瞧得一眼，便扔在桌子上，說：「瞧這姐姐！」也躲了，合何小姐湊在一處。

兩人卻只羞得緋紅了臉，低頭而笑。安太太看了不解，忙拿起那信來看了看，說：「這也值得這麼個樣兒！」因把鄧九公問他兩個有無喜信的話告訴了舅太太、張太太，又合他姊妹說道：「這可真叫人問得怪臊的！也有兩人過來這麼二三年了，還不給我抱個孫子的！瞧人家尋胎產金丹來，想必是褚大姑娘有了喜信兒了。」舅太太也說：「真個的呢。」一句話不曾說完，張太太發了議論了，說：「親家，那可說不的呀！這是有個神兒在神兒不在的事兒，誰有拿手哇？」好端端的話被這位太太一下注解，他姊妹聽著益發不好意思。

說話間，安老爺便要了帽子，出去見那個陸葆安。一時進來，只見他頂帽官靴，也穿著件短襟紗袍兒，石青馬褂兒，雖說是個武生，舉動頗不粗鄙。外省的禮兒沒別的，見面就只磕頭，那陸葆安見了安老爺，就拜下去。安老爺不好還禮，只以揖相答。便讓他上坐，他那裡肯，說：「武生的師傅囑咐說，武生到了老太爺這裡，就同自己兒女一樣，不敢坐。」安老爺此時是滿肚子的「蓬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」，讓再讓三，他才在一旁坐下。

安老爺先問了問鄧九公的身子眷口，陸葆安答說：「他老人家精神是益發好了。打發武生來，一來給老太爺、少老爺道喜請安；二來叫武生認認門兒，說趕到他老人家慶九十的時候，還叫武生來請來呢。還說，他老如今不到南省去了，輕易得不著好陳酒，求老太爺這裡找幾壇，交給回空的糧船帶回去。不是也就叫武生買幾壇帶去了，說那東西的好歹外人摸不著。」安老爺連說：「這事容易。」因又問起褚一官並褚大娘子可有個得子的信息。陸葆安回說：「這倒不知」。

正說著，那拉東西的車輛以至挑的抬的都來了，眾家人帶著更夫一蕩一蕩往裡搬運。安老爺才知那禮單上的「鶴鹿同春」是他專為賀喜特給找來的東海邊一對仙鶴、泰山上一對梅花小鹿兒，都用木籠抬了來。一時張老也過來招呼，便同了那陸葆安到程師爺那邊去坐。安老爺這裡一面吩咐給他備飯款留，便進來看鄧九公那分禮。進得二門，見公子正隨著太太同許多內眷們圍著看那對鶴鹿。老爺於這些東西上，雖雅馴如鶴鹿也不甚在意，忙忙的進了屋子，只檢出那冊《聖跡圖》來正襟危坐的看。

一時，內眷們也進屋裡來，一旁看著問長問短。老爺便從「麟現闕裡」起，一直講到「西狩獲麟」，會把聖人七十三年的年譜講得來不曾漏得一件事跡，差得一個年月。舅太太聽完了，說道：「我瞧我們這位姑老爺呀，真算得甚麼事兒都懂得，可惜就只不懂得甚麼叫『鶴鹿同春』！」當下大家說笑一陣。安太太便把其餘的東西該歸著的歸著，該分散的分散，公子也去周旋了周旋那個陸秀才。那陸秀才當日住下，次日便告辭去料理他的勾當，約定過日再來領回信。安老爺閒中便給鄧九公寫了回信，太太也張羅打點給鄧家諸人的回禮，以至鄧九公要的東西，臨期都交那陸葆安帶回山東而去不提。

卻說安公子這個翰林院編修，雖說是個閒曹，每月館課以至私事應酬，也得進城幾次。那時又正遇烏克齋放了掌院，有心答報師門，提拔門生，便派了他個撰文的差使，因此公子又加了些公忙。緊接著又有了大考的旨意。這大考是京城有口號的，叫作：「金頂朝珠褂紫貂，群仙終日任逍遙；忽傳大考魂皆落，告退神仙也不饒。」安公子已是一甲三名授過職的，例應預考，便早晚用起功來。正在不曾考試之前，恰好出了個講官缺，掌院堂官又擬定了他，題下本來便授了講官。

雖說一樣的七品官兒，卻例得自己專折謝恩。謝恩這日便蒙召見，臨上去，烏克齋又指點了他許多儀節奏對。及至叫上起兒去，聖人見他品格凝重，氣度春容，一時想起他是從前十本裡第八名特恩拔起來點的探花，問了問他的家世學業，又見他奏對稱旨，天顏大悅，從此安公子便簡在帝心。及至大考，他又考列一等，即日連升五級，用了翰林院侍講學士，不久便放了國子監祭酒。這國子監祭酒雖說也不過是個四品京堂，卻是個侍至聖香案為天下師尊的腳色。你道安公子才幾日的新進士，讓他怎的個品學兼優，也不應快到如此，這不真個是「官場如戲」了麼？豈不聞俗語云：「一命二運三風水。」

果然命運風水一時湊合到一處，便是個披甲出身的，往往也會曾不數年出將入相，何況安公子又是個正途出身，他還多著兩層「四積陰功五讀書」呢！

話休絮煩。卻說那時恰遇覃恩大典，舉行恩科會試。傳臚之後，新科狀元帶了一榜新進士到國子監行「釋褐禮」，恰好正是安公子作國子監祭酒。這釋褐禮自來要算個朝廷莫大的盛典，讀書人難遇的機緣。規矩：這日狀元、榜眼、探花率領二三甲進士到大成殿拜過了至聖先師，便到明倫堂參拜祭酒。那明倫堂預先要用桌子搭起個高台來，台上正中安了祭酒的公座，狀元率領眾人行禮的時候，先請祭酒上台升座，然後恭肅展拜。從來「禮無不答」，除了君父之外，便是長者先生，也必有兩句慰勞；獨到了狀元拜祭酒，那祭酒卻是要肅然無聲安然不動的受那四拜。你道為何？相傳以為但是祭酒存些謙和，一開口，一抬手，便於狀元不利。因此這日行禮的時候，安公子便照這儀注，朝衣朝冠升到那個高台正中交椅上，端然危坐的受了一榜新進士四拜，便收了一個狀元門生。偏偏那科的狀元又「龍頭屬老成」，點的是個年近五旬的蒼髯老者。安公子才得二十歲上下的一个美少年，巍然高坐受這班新貴的禮，大家看了，好不替他得意。一時，釋褐禮成。

安公子公事已畢，算了算已經在城裡耽擱了好幾日了，看那天氣尚早，便由衙門逕回莊園，要把這場盛事稟慰父母一番。一路走著，想到這典禮之隆，聖恩之重，人生在世，讀書一場，得有今日，庶乎無愧。想著想著，忽然從「無愧」兩個字上想到「父母俱存」、「不愧不作」、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」的「君子有三樂」來，不由得一個人兒坐在車裡欣然色喜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且住！記得那年我們蕭史、桐卿兩位恭人因我說了句『吃酒是天下第一樂』，就招了他兩個許多俏皮話兒，叫我寫個『四樂堂』的匾掛上，這話其實尖酸可惡！我一向雖說幸而成名，上慰二老，只是不曾得過個學差試差，卻說不得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』。到了今日之下，縱說我這座國子監衙門管著天下十七省龍蛇混雜的監生，算不到『英才』的數兒裡罷，難道我收了這個狀元門生合一榜

的新進士，還算不得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』，占全了『君子有三樂』不成？少停回家便把這話作樂他兩個一番，問問他兩個如今可好讓我吃杯酒，掛那個『四樂堂』的匾？倒也是一段佳話。」

一路盤算，早到家門，進門見過父母，安老爺第一句便道：「好了！居然為天下師了！」公子此時也十分得意，侍談了片刻，便過東院來。

一進院門，早見他姊妹兩個從屋裡迎出來，說：「恭喜收了狀元門生回來了！」公子道：「便是，我正有句話要請教。」

他姊妹也道：「且慢，我兩個先有件事要奉求。」公子道：「我忙了這幾日，才得到家，你兩個又有甚麼差遣？」他兩個道：「且到屋裡再說。」

公子進得屋子，只見把他常用的一個大硯海、一個大筆筒都搬出來，研得墨濃，洗得筆淨，放在當地一張桌兒上，桌兒上又鋪著一幅絹箋，兩邊用鎮紙壓著，當中卻又放著一大杯酒。公子一時不解，問道：「這是甚麼儀注？」他姊妹兩個笑吟吟的一齊說道：「奉求大筆見賜『四樂堂』三個大字。」公子斷沒想到從城裡頭憋了這麼個好燈虎兒來，一進門就叫人家給揭了！不禁樂得仰天大笑，說：「你兩個怎的這等可惡？」

因又點頭道：「這正叫作『惟識性者可以同居』。」張姑娘道：「真個的，換了衣裳，為甚麼不趁著墨寫起來呢？」公子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且無論『天道忌滿，人事忌全』，不可如此放縱；便是一時高興寫了掛上，倘然被老人家看見，問我何謂『四樂』，你叫我怎麼回答？快收拾起來罷。」他姊妹二人也就一笑而罷。不想只他家這陣闖房遊戲，又便宜了燕北閒人，歸結了他『四樂堂』那筆前文。這話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安老爺見兒子廁名清華，置身通顯，書香是接下去了，門庭是撐起來了，家中無可顧慮，自己又極清閒，算了算鄧九公的九旬大慶將近，因前年曾經許過他臨期親去奉祝，此時不肯失這個信，便打算借此作個遠游，訪訪一路的名勝，到他那裡並要多盤桓幾日，疏散疏散。商量定了，先在本旗告了個山東就醫的假，約在三月上旬起身。太太便帶同兩個媳婦忙著收拾行裝，又給老爺打點出些給鄧九公作壽的禮，無非如意、緞匹、皮張、玩器、活計等件，預備請老爺看過了好裝箱子。

老爺一看，便說：「『君子周急不繼富』，這些東西九公要他何用？我送他的壽禮只用兩色，早已辦得停停噹噹了。一色是他向我要的壽酒，我已經叫人到天津酒行裡找了一百二十壇上好的陳紹興酒，便算祝他的花甲重周，已經從運河水路運了去了。那一色是我送他的壽文，便是我許他的那篇生傳。只這兩色薄禮，他足可一醉消愁，千秋不死，何須再備壽禮！」太太一聽這話，知道是又左下去了，不好搬駁，只得說：「老爺見得自然是，但是也得配上點兒不要緊的東西，才成這麼個俗禮兒呀。」便不合老爺再去瑣碎，自己就作主意配定了。又數餘帶上了幾百銀於，防著老爺路上要使。隨叫進家人們來裝箱子，捆行囊。一切停當，老爺又托了張親家老爺、程師爺在家照料，並請上小程相公途中相伴。家人們只帶了梁材、葉通、華忠、劉住兒、小小子麻花兒幾個人，並兩個打雜兒的廚子剃頭的去；又吩咐帶上那個烏雲蓋蓋的驢兒作了代步。此外應用的車輛牲口自有公子帶同家人們分撥，老爺一蓋沒管。到了起身這日，止不過囑咐了公子幾句話，便逍遙自在帶了一行人上路。

這一上路，老爺是身有餘閒，家無多慮，空拉著輛極舒服的咕咚咚太平車兒不坐，只騎著那頭驢兒，遇處名勝也要下來瞻仰，見個古蹟也要站住考訂，一日走不了半站，但有個住處，便「隨遇而安」。只這等磨去，離家三四天，才磨到良鄉。華忠有些急了，晚間趁空兒回老爺說：「回老爺，這走長道兒可得趁天氣呀，要不，請示老爺，明日趕一個整站罷。」

老爺也以為無可無不可，次日便起了個早，約莫辰牌時分，早來到涿州關外打早尖。

卻說這涿州城正是各省出京進京必由的大路，有名叫作：「日邊衝要無雙地，天下煩難第一州。」安老爺到得關廂，坐在車裡一看，只見那條街上，不但南來北往的車馬絡繹不絕，便是本地那些居民，也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都穿梭一班擁擠不動。正在看著，一行車馬早進了一座客店。眾家人服侍老爺下了車，進店房坐下。大家便忙著鋪馬褥子，解碗包，拿銅旋子，預備老爺擦臉喝茶。

那個跑堂兒的見這光景是個官派，便不敢進屋子，只提了壺開水在門外候著。老爺這蕩出來，是閒情逸致，正要問問沿途的景物，因叫跑堂兒的說：「你只管進來。」便問他道：「你這裡今日怎的這等熱鬧？」跑堂兒的見問，答說：「州城裡鼓樓西有座天齊廟，今兒十五，是開廟的日子，差不多兒都要去燒炷香，都是行好的老爺。」老爺聽得燒香拜佛這些事，便丟開不往下談。又問他說：「此地可還有甚麼名勝？」安老爺說話只管是這等字對句酌，再不想一個跑堂兒的，他可曉得甚麼叫作「名勝」？只見他聽了這話忙接口道：「我的老爺，好話咧！大嚇人不喇的！一個天齊爺，也有沒靈聖兒的？回來你老打了尖，就打那廟頭裡過，白瞧瞧那燒香的人有多少！」

那廟裡頭中間兒是大高的五間天齊殿，接著寢宮，兩邊兒是財神殿、娘娘殿，後層兒是文昌閣，周圍七十二司。到了那個地方兒，吃喝穿戴，甚麼都買不短。廟後頭擺著十錦雜耍兒，前日還到了個瞧希希罕兒的，為甚麼今兒逛廟的人更多了呢！」

老爺正覺他所答非所問，程相公那裡就打聽說：「甚麼叫作『希希罕兒』？」跑堂的道：「這可真說得起活老了的都沒見過的一個希希罕兒，是嗷大的一對鳳凰！」老爺聽了，不禁納罕，忽然又低下頭去，默默如有所思。早聽程相公笑嘻嘻的說道：「老伯，不麼我們今日就在此地歇下，也去望望鳳凰罷？」

華忠這樞老頭子是好不容易盼得老爺今日要走個整站，此時師爺忽然又要看鳳凰，便說：「師爺信他們那些謠言，那兒那麼件事呢！」

不想程相公這話正合了安老爺的意思？你道為何？原來這位老先生自從方才聽得跑堂兒的說了句此地有鳳凰，便想道：「這種靈鳥自從軒轅氏在位鳳巢阿閣之後，止於舜時來儀，文王時鳴於岐山，漢以後雖亦偶然有之，就大半是影響附會。到了我大清，從前慶雲現、黃河清、瑞麥兩歧、靈芝三秀，這些嘉祥算都見過，甚至麒麟也來過了，就只不曾見過鳳凰。如今鳳凰意見在直隸地方，這豈不是聖朝一樁非常盛事！況且孔夫子還不免有個『鳳鳥不至，吾已矣夫』之歎；如今我安某生在聖朝，躬逢盛事，豈可當面錯過？」心裡正要去看看，只是不好出口。正在躊躇，忽聽程相公要去，華忠卻又從旁攔他，便道：「程師爺也是終年悶在書房裡，我又左右閒在此，今日竟依他住下，我也陪他走走。」程相公聽了這話大樂，連那個麻花兒聽見逛廟，也樂的跳跳鑽鑽。只有華忠口裡不言心裡暗想說：「我瞧今兒個這蕩，八成兒要作冤！」當下上下一行人吃完了飯，老爺留梁材等兩個在店裡，自己便同了程相公帶了華忠、劉住兒合小小子麻花兒，又帶了一個打雜兒的背著馬褥子、背壺、碗包，還吩咐帶了兩弔零錢，慢慢的出了店門，步進州城，往天齊廟而來。

於路無話。不一時早望見那座廟門。原來安老爺雖是生長京城，活了五十來歲，凡是京城的東嶽廟、城隍廟、曹公觀、白雲觀，以至隆福寺、護國寺這些地方，從沒逛過。此刻才到這座廟門外，見那些買吃食的吃吃喝喝，沿街又橫三豎四擺著許多筍帚、簸箕、擲子、毛扇兒等類的攤子擔子。那逛廟的人是沒男沒女，出入不斷亂擠。老爺見一個讓一個，只覺自己擠不上去，華忠道：「奴才頭裡走著罷。」說著進了山門。那山門裡便有些賣通草花兒的、香草兒的、瓷器傢伙的、耍貨兒的，以至賣酸梅湯的、豆汁兒的、酸辣涼粉兒的、羊肉熱面的，處處攤子上都有些人在那裡圍著吃喝。

程相公此時是兩隻眼睛不夠使的，正在東睼西望，又聽得那邊吆喝：「吃酪罷！好乾酪哇！」程相公便問：「甚麼子叫個『滂』？」安老爺道：「叫人端一碗你嚐嚐。」說著，便同他到鐘樓跟前台階兒上坐下。一時端來，他看了雪白的一碗東西，上面還點著個紅點兒，便覺可愛，接過來就嚷道：「哦，冰生冷的！只怕要拿點開水來衝衝吃罷？」安老爺說：「不妨，吃下去並不冷。」他又拿那銅匙子舀了點兒放在嘴裡，才放進去，就嚷說：「阿，原來是牛奶！」便齜牙裂嘴的吐在地下。安老爺道：「不能吃倒別勉強。」隨把碗酪給麻花兒吃了。

大家就一路來到天王殿。一進去，安老爺看見那神像腳下各各造著兩個精怪，便覺得不然，說：「何必『神道設教』到如

此！」程相公道：「老伯怎的倒不曉得這個？這就是風、調、雨、順四大天王。」老爺因問：「何以見得是風、調、雨、順？」

程相公道：「哪！那手拿一把鋼鋒寶劍的，正是個『風』；那個抱著面琵琶，琵琶是要調和了弦才好彈的，可不是個『調』？那拿雨傘的便是個『雨』。」安老爺雖是滿腹學問，向來一知半解無不虛心，聽如此說，不等他說完，便連連點頭說：「講的有些道理。」因又問：「那個順天王又作如何講法呢？」

程相公見問，翻著眼睛想了半日，說：「正是，他手裡只拿了一條滿長的大蛇，倒不曉得他怎的叫作順天王。」劉住兒說：「那不是長蟲，人家都說那是個花老虎。」老爺說：「亂道。」因捻著鬍子望了會子說道：「哦，據我看來，這樁東西不但非花老虎，亦非蛇也，只怕就是『雉入大水為蜃』的那個蜃，才暗合這個順天王的『順』字。」程相公道：「老伯又來了，我們南邊那個『蜃』字讀作上聲，『順』字讀作去聲，怎合得到一處呢？」老爺道：「噯呀！世兄，你既曉得『蜃』字讀上聲，難道倒不曉得這個字是『十一軫』『十二震』兩韻又收同義的麼！」

老爺只顧合世兄這一陣考據風、調、雨、順，家人們只好跟在後頭站住，再加上圍了一大圈子聽熱鬧兒的，把個天王殿穿堂門兒的要路口兒給堵住了。只聽得後面一個人嚷道：「走著逛拉！走著逛拉！要講究這個，自己家園兒裡找間學房講去！這廟裡是個『大家的馬兒大家騎』的地方兒，讓大伙兒熱鬧熱鬧眼睛，別招含怨！」老爺連忙就走。程相公還在那裡打聽說：「甚麼叫作『熱鬧眼睛』？」華忠拉了他一把，說：「走罷！我的大叔！」說著，出了天王殿的後門兒，便望見那座正殿。只見正中一條甬路，直接到正殿的月台跟前。甬路兩旁便是賣估衣的、零剪裁料兒的、包銀首飾的、燒料貨的，台階兒上也擺著些碎貨攤子。安老爺無心細看，順著那條甬路上了月台。只見殿前放著個大鐵香爐，又砌著個大香池子，殿門上卻攔著柵欄，不許人進去。那些燒香的只在當院子裡點著香，舉著磕頭，磕完了頭，便把那香擗在池子裡，卻把那包香的字紙扔得滿地，大家踹來踹去，只不在意。

老爺一見，登時老大的不安，嚷道：「阿，阿！這班人這等作踐先聖遺文，卻又來燒甚麼香！」說著，便叫華忠說：「你們快把這些字紙替他們揀起來，送到爐裡焚化了。」華忠一聽，心裡說道：「好，我們爺兒們今兒也不知是逛廟來了，也不知是揀窮來了！」但是主人吩咐，沒法兒，只得大家胡撈起來，送到爐裡去焚化。老爺還恐怕大家揀得不淨，自己又拉了程相公帶了小小子麻花兒，也毛著腰一張張的揀個不了。

又望著那些燒香的說道：「你眾位剝下這字紙來，就隨手擗在爐裡焚了也好。」眾人也有聽信這話的，也有佯佯不理倒笑他是個書呆子的。那知他這書呆子這陣呆，倒正是場「勝念千聲佛，強燒萬炷香」的功德！

卻說安老爺揀完了字紙，自己也累了一腦門子汗，正在掏出小手巾兒來擦著。程相公又叫道：「老伯，我們到底要望望黃老爺去。」老爺詫異道：「那位黃老爺？」華忠道：「師爺說的就是天齊爺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東嶽大帝是位發育萬物的震旦尊神，你卻怎的忽然稱他是黃老爺，這話又何所本？」程相公道：「這也是那部《封神演義》上的。」老爺愣了一愣，說：「然則你方才講的那風、調、雨、順，也是《封神演義》上的考據下來的？倒累我推敲了半日。這卻怎講！」

說著，不到正殿，便逕回來站在甬路上，望了望那兩廂的財神殿、娘娘殿。只見這殿裡打金錢眼的，又有舍了一串香錢抱個紙元寶去，說是借財氣的；那殿裡拴娃娃的，又有送了一窩泥兒堆的豬狗來，說是還願心的，沒男沒女，挨肩擦背，擁擠在一處。老爺看了，便說：「我們似乎不必同這班人亂擠去了罷。」怎禁得那位程相公此時不但要逛逛財神殿、娘娘殿，並且還要看看七十二司，只望著老爺一個勁兒笑嘻嘻的唏溜。

老爺看這光景，便叫華忠說：「你同師爺走走，我竟不能奉陪了，讓我在這裡靜一靜兒罷。」因指著麻花兒道：「把他也帶了去。」華忠聽了，把馬褥子給老爺鋪在樹蔭涼兒裡一座石碑後頭，又叫劉住兒拿上碗包背壺，到那邊茶湯壺上倒碗茶來。老爺說：「不必，你們把這些零碎東西索興都交給我，你們去你們的。」大家見老爺如此吩咐，只得都去。

這裡剩了老爺一個人兒，悶坐無聊，忽然想起：「何不轉到碑前頭讀讀這統碑文？也考訂考訂這座廟究竟建自何朝何代。」想到這裡，便站起來倒背著手兒踱過去，揚著臉兒去看那碑文。才看了一行，只聽得身背後猛可裡噙的一聲，只覺一個人往脊樑上一撲，緊接著就雙手攔住脖子，叫了聲：「噯喲！我的乖喲！」老爺冷不防這一下子，險些兒不曾衝個筋斗。

當下吃一大驚，暗想：「我自來不會合人頑笑，也從沒人合我頑笑，這卻是誰？」才待要問，幸而那人一抱就鬆開了。老爺連忙回過身來，不想那人一個躲不及，一倒腳，又正造在老爺腳上那個蹠指兒的雞眼上，老爺疼的握著腳「噯喲」了一聲。疼過那陣，定神一看，原來正是方才在娘娘殿拴娃娃的那班婦女。只見為頭的是個四十來歲的矮胖女人，穿著件短布衫兒，拖著雙薄片兒鞋。老爺轉過身來才合他對面兒，便覺那陣酒蒜味兒往鼻子裡直灌不算外，還夾雜著熱撲撲的一股子狐臭氣。又看了看他後頭，還跟著一群年輕婦人，一個個粉面油頭，妖聲浪氣，且不必論他的模樣兒，只看那派打扮兒，就沒有一個安靜的。

安老爺如何見過這個陣仗兒？登時嚇得呆了，只說了句「這，這，這是怎麼講？」那個胖女人卻也覺得有些臉上下不來，只聽他口裡嘈嘈道：「那兒呀！才剛不是我們大伙兒打娘娘殿裡出來嗎？瞧見你一個人兒仰著個額兒，盡著瞅著那碑上頭，我只打量那上頭有個甚麼希希罕兒呢，也仰著個額兒，一頭兒往上瞧，一頭兒往前走，誰知腳底下橫不愣子爬著條浪狗，叫我一腳就造了他爪子上。要不虧我躲的溜掃，一把抓住你，不是叫他敬我一乖乖，準是我自己鬧個嘴吃屎！你還說呢！」

老爺此時肚子裡就讓有天大的道理，海樣的學問，嘴裡要想講一個字兒，也不能了。只氣得渾身亂顫，呆著雙眼待要發作一場。忽見旁邊兒又過來了個年輕的小媳婦子，穿一件驢肩貼背鑲大如意頭兒水紅裡子西湖色濮院綢的半大夾襖，下面不穿裙兒，露半截子三鑲對靠青縐緞褲襠兒，褲子腳下一雙過橋高底兒大紅緞子小鞋兒。右手擎著根大的煙袋，手腕子底下還搭拉著一條桃紅繡花兒手巾，卻斜尖兒拴在繩子上；左手是開轟轟的一大把通草花兒、花蝴蝶兒，都插在一根麻秸棍兒上舉著。梳著大松的鬍頭，清水臉兒，嘴上一點兒棉花胭脂。不必開口，兩條眉毛活動的就像要說話；不必側耳，兩隻眼睛積伶的就像會聽話；不說話也罷，一說話是鼻子裡先帶點噴音兒，嗓子裡還略沾點兒腔調。他見那矮胖女人合安老爺嘈嘈，湊到跟前，把安老爺上下打量兩眼，一把推開那個女人，便笑嘻嘻的望著安老爺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老別計較他，他喝兩盅子貓溺就是這麼著。也有造了人家的腳倒合人家批禮的？瞧瞧，人家新新兒的靴子，給蹠了個泥腳印子，這是怎麼說呢！你老給我拿著這把子花兒，等我給你老揮揮破！」說著，就把手裡的花兒往安老爺肩膀上擱。老爺待要不接，又怕給他掉在地下，惹出事來，心裡一陣忙亂，就接過來了。這個當兒，他蹲身下去就拿他那條手巾給老爺揮靴子上的那塊泥。只他往下這一蹲，安老爺但覺得一股子異香異氣，又像生麝香味兒，又像松枝兒味兒，一時也辨不出是香是臊，是甜甘是哈喇，那氣味一直撲到臉上來。老爺才待要往後退，早被他一隻手搬住腳後跟，嘴裡還斜叨著根長煙袋，揚著臉兒說：「你到底擡起點腿兒來呀！」老爺此時只急得手尖兒冰涼，心窩裡亂跳，萬不得話，只說：「豈敢！豈敢！」他道：「這又算個甚嗎兒呢？大伙兒都是出來取樂兒，沒講究！」

老爺好容易等他揮完了那只靴子，鬆開手站起來。自己是急於要把手裡那把子通草花兒交還他好走，他且不接那花兒，說道：「你老別忙，我求你老點事兒。」說著，一面伸手拔下耳挖子，從上頭褪下個黃紙帖兒來，口裡一面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老將才不是在月台上揀那字紙的時候兒嗎，我這麼冷眼兒瞧著，你老八成兒是個識文斷字的。我才在老娘娘跟前求了一簽，是求小人兒們的。」說著，又棲在安老爺耳朵底下悄悄兒的說道：「你老瞧，我這倒有倆來的月沒見了，也摸不著是病啊是喜。你老瞧瞧，老娘娘這簽上怎麼說的？給破說破說呢！」

你看這位老爺，他只抱定了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」的兩句書，到這個場中，還絕絕不肯撒個謊，說：「我不識文，我不斷字。」聽得那媳婦子請教他，不由得這手舉著花兒，那手就把個簽帖兒接過來。可耐此時是意亂心忙，眼光不定，看了半日，再也看不明白。好容易才找著了「病立痊，孕生男」六個字，忙說：「不是病，一定要弄得的。」那媳婦子不懂這句文話兒，說：「你老說叫我弄甚麼行子？」這才急出老爺的老實話來了，說：「一定恭喜的。」他這才喜歡，連簽帖兒帶那把子花兒都接過去，將接過去，又把那簽帖兒遞過來，說：「你老索興再用點兒心給瞧瞧，到底是個丫頭是個小子？」

安老爺真真被他磨得沒法兒，只得嘆道：「准養小子。」那班婦女見老爺斷的這等准，轟一聲圍上來了。有的拉著那媳婦子就道喜，他也點著頭兒說：「喜呀！這是老娘的慈悲！也虧人家這位老大爺子解得開呀！」

說話間，那班婦女就七手八腳各人找各人的簽帖兒，都要求老爺破說。老爺可真頑兒不開了，連說：「不必看了，不必看了，我曉得這廟裡娘的簽靈的很呢！凡是你們一起來求籤的，都要養小子的。」

不想這班人裡頭夾雜著個靈官廟的姑子，他身穿一件二藍洋縐僧衣，腳登一雙三色挖鑲僧鞋，頭戴一頂白紗胎兒沿倭緞盤金線的草帽兒，太陽上還貼著兩貼青綾子膏藥。他也正求了個簽帖兒拴在帽頂兒上，聽安老爺這等說，便道：「喂！你悠著點兒，老頭子！我一個出家人，不當家花拉的，你叫我那兒養小子去呀？」那小媳婦子同大家都連忙攔說：「成師傅，你別！人家可怎麼知道咱們是一起兒來的呢？」那矮胖婦人便向那姑子嘈嘈道：「你罷呀，你們那廟裡那一年不請三五回姥姥哇！怎麼說呢？」那姑子丟下安老爺，趕去就要擰那矮胖婦人的嘴，說：「你要這麼給我灑，我是撕你這張肥……」

才說到這裡，又一個過去捂住他的嘴，說道：「當著人家識文斷字的人兒呢，別掄犖的，看人家笑話！」說著，才大家嘻嘻哈哈拉拉扯扯奔了那座財神殿去了。老爺受這場熱窩，心下裡也不讓那長姐兒給程師老爺點那袋煙的窩心！這大約也要算小小的一個果報！

卻說老爺見眾人散了，趁這機會，頭也不敢回，躡身就走，一溜煙走到將才原坐的那個地方兒。只見華忠早同程相公一群人轉了個大彎兒回來了。華忠一見老爺，就問：「老爺把馬褥子交給誰了？」老爺一看，才知那馬褥子、背壺、碗包一切零零碎碎的東西，不知甚麼時候早已丟了個蹤影全無！想了想方才自己受的那一通兒，又一個字兒不好合華忠說，愣了半天，只得說道：「我方才將到碑頭裡看了看那碑文，怎知這些東西就會不見了呢？」華忠急了，說：「這不是丟了嗎！等奴才趕下去。」老爺連忙攔住說：「這又甚麼要緊！你曉得是甚麼人拿去，又那裡去找他？」華忠是一肚皮的沒好氣，說道：「老爺只管這麼恩寬，奴才們這起子人跟出來是作甚麼的呢？會把老爺隨身的東西給丟了！」老爺道：「這話好糊塗！你就講『虎兇出於柙，龜玉毀於其中』——方才也是我自己在這看著——究竟『是誰之過與』？不必說了，我們幹正經的，看鳳凰去罷。」說著，大家就從那個西墻門兒過後殿來。見那裡又有許多搗牙蟲的、賣耗子藥的、賣金剛大力丸的、賣煙料的，以至相面的、占燈下數的、起六壬課的，又見一群人蹲在一個賣鴉片煙簽子的攤子上講價兒。老爺此時是頭也不敢抬，忙忙的一直往後走，這才把必應瞻禮的個文昌閣抹門兒過去了。

才進了西邊那個角門子，便見那空院子裡圍著個破藍布帳子，裡面鑼鼓喧天。帳子外頭一個人站在那裡嚷道：「撒官板兒一位！瞧瞧這個鳳凰單展翅！」老爺聽了，心中暗喜，連忙進去，原來卻是起子跑旱船的。只見一個三十來歲漆黑的大漢子，一嘴巴子的鬍子楂兒，也包了頭，穿了彩衣，歪在那個旱船上，一手托了腮，把那隻手單撒手兒伸了個懶腰，臉上還作出許多百媚千嬌的醜態來。鬧了一陣。又聽那個打鑼的嚷說：「看完了鳳凰單展翅，這就該著請太爺們瞧飛蝴蝶兒了。」安老爺這才明白，原來這就叫作「鳳凰單展翅」，連忙回身就走，只說道：「『無恥之恥，無恥矣！』」華忠「嗜」了一聲，見那邊還有許多耍狗熊、耍耗子的，他看那光景，禁不得再去撒冤去了，便一直引著老爺從文昌閣後身兒繞到東邊兒。

老爺一看，就比那西邊兒安靜多了。有的牆上掛了個燈虎兒壁子猜燈虎兒的，有的三個一群兩個一伙兒踢球的。只那南邊兒靠著東牆圍著個帳子，約莫裡頭是個書場兒；北邊卻圍著個簇新的大藍布帳子，那帳子門兒外頭也站著兩人，還都帶著纓帽兒，聽他說話的口音，到像四川、雲貴一路的人。

只聽他文謔謔的說道：「人品有個高低，飛禽走獸也有個貴賤。這對飛禽是不容易得見的，請看看。」程相公聽見，便說：「老伯，這一定是鳳凰了。」老爺也點點頭，搖搖擺擺的進去。

見那帳子裡頭還有一道網城，網城裡果然有金碧輝煌的一對大鳥。老爺還不曾開口，劉住兒就說：「這不是咱們城裡頭趕廟的那對孔雀嗎？那兒的鳳凰啊！」安老爺這才後悔：「這蕩廟逛的好不冤哉枉也！」他只管這等後悔，心裡的篤信好學始終還不信這就叫「上了當了」，只疑心或者今日適逢其會，鳳鳥不至，也不可。因說：「我們回店去罷。」華忠說：「得請老爺略等一等兒。」這麼個當兒，麻花儿又拉屎去了。老爺正不耐煩，便說：「這就是方才那碗酪吃的！」誰想恰好程相公也在那裡悄悄兒的問劉住兒說：「那裡好出大恭？我也去。」老爺聽說，便道：「索興請師爺也方便了來罷。我借此歇歇兒也好。」華忠滿院子裡看了一遍，只找不出個坐兒來，說：「不然請老爺到南邊兒那書場兒的板凳上坐坐去罷。」

老爺此時是不曾看得鳳凰，興致索然，一聲兒不言語，只跟了他走。及至走進那書場兒去，才見不是個說書的。原來是個道士，坐在緊靠東牆根兒，面前放著張桌兒，周圍擺著兒條板凳，那板凳坐著也沒多的幾個人。另有個看場兒的，正拿著個升給他打錢。那桌子上通共也不過打了有三二百零錢。

老爺看那道士時，只見他穿一件藍布道袍，戴一頂棕道笠兒。

那時正是日色西照，他把那笠兒戴得齊眉，遮了太陽，臉上卻又照戲上小醜一般，抹著個三花臉兒，還帶著一圈兒狗繩鬍子。左胳膊上攬著個漁鼓，手裡掐著副簡板，卻把右手拍著鼓。只聽他「紮嘯嘯，紮嘯嘯，紮嘯嘯嘯嘯嘯嘯嘯」打著，在那裡等著攢錢。忽見安老爺進來坐下，他又把頭上那個道笠兒望下遮了一遮，便按住鼓板，發科道：

錦樣年華水樣過，輪蹄風雨暗消磨。倉皇一枕黃梁夢，都付人間春夢婆。小子風塵奔走，不道姓名。只因作了半世懵懂癡人，醒來一場繁華大夢，輸之無味，說也可憐。隨口編了幾句道情，無非喚醒癡聾，破除煩惱。這也叫作『只得如此，無可奈何』。不免將來請教諸公，聊當一笑。

他說完了這段科白，又按著板眼拍那個鼓。安老爺向來於戲文、彈詞一道本不留心，到了和尚、道士兩門，更不對路，何況這道士又自己弄成那等一副嘴臉！老爺看了，早有些不耐煩，只管坐在那裡，卻掉轉頭來望著別處。忽然聽他這四句開場詩竟不落故套，就這段科白也竟不俗，不由得又著了點兒文字魔，便要留心聽聽他底下唱些甚麼。只聽他唱道：

鼓逢逢，第一聲，莫爭喧，仔細聽，人生世上渾如夢。春花秋月銷磨盡，蒼狗白雲變態中。游絲萬丈飄無定。謔幾句盲詞瞎話，當作他暮鼓晨鐘。

安老爺聽了，點點頭，心裡暗說：「他這一段自然要算個總起的引子了。」因又聽他往下唱道：

判官家，說帝王，征誅慘，揖讓忙，暴秦炎漢糊塗賬。六朝金粉空塵跡，五代干戈小戲場。李唐趙宋風吹浪。抵多少寺僧白雁，都成了紙上文章！

最難逃，名利關，擁銅山，鐵券傳，豐碑早見磨刀慘。馱來薏苡冤難雪，擊碎珊瑚酒未寒。千秋最苦英雄漢。早知道三分鼎足，盡癡心六出祁山！

安老爺聽了，想道：「這兩段自然要算歷代帝王將相了。底下要只這等一折折的排下去，也就沒多的話說了。」便聽他按住鼓板，提高了一調，又唱道：「怎如他，耕織圖！」安老爺才聽得這句，不覺贊道：「這一轉，轉得大妙。」便靜靜兒的聽他唱下去道：

怎如他，耕織圖，一張機，一把鋤，兩般便是擎天柱。春祈秋報香三炷，飲蠟吹鬪酒半壺。兒童鬧擊迎年鼓。一家兒呵呵大笑，都說道『完了官租』！

盡逍遙，漁伴樵，靠青山，傍水坳，手竿肩擔明殘照。網來肥鱖播姜煮，砍得青松帶葉燒。銜杯敢把王侯笑。醉來時狂歌一曲，猛抬頭小天高。

牧童兒，自在身，走橫橋，臥樹蔭，短蓑斜笠相廝趁。夕陽鞭影垂楊外，春雨笛聲紅杏林。世間最好騎牛穩。日西煙歸家晚飯，稻粥香撲鼻噴噴。

正聽著，程相公出了恭回來，說：「老伯候了半日，我們去罷。」老爺此時倒有點兒聽進去，不肯走了，點點頭。又聽那

道士敲了陣鼓板，唱道：

羨高風，隱逸流，住深山，怕出頭，山中樂事般般有。閒招猿鶴成三友，坐擁詩書傲五侯。雲多不礙梅花瘦。渾不問眼前興廢，再休提皮裡春秋！

破愁城，酒一杯，覓當釪，酤舊醅，酒徒奪盡人間萃。卦中奇耦閒休問，葉底枯榮任幾回。傾囊拚作千場醉。不怕你天驚石破，怎當他酣睡如雷！

老頭陀，好快哉，鬢如霜，貌似孩，削光頭髮鬚眉在。菩提了悟原非樹，明鏡空懸那是台？蛤蜊到口心無礙。俺只管薊鋤煩惱，沒來由見甚如來！

學神仙，作道家，踏芒鞋，縮髻丫，葫蘆一個斜肩掛。丹頭不賣房中藥，指上休談頃刻花。隨緣便是長生法。聽說他結茅雲外，卻叫人何處尋他？

鼓聲敲，敲漸低，曲將終，鼓瑟希，西風緊吹啼猿起。《陽關三疊》傷心調，杜老《七哀》寫怨詩。此中無限英雄淚。收拾起浮生閒話，交還他鼓板新詞！

安老爺一直聽完，又聽他唱那尾聲道：

這番閒話君聽者，不是閒饒舌。飛鳥各投林，殘照吞明滅。俺則待唱著這道情兒歸山去也！

唱完了，只見他把漁鼓簡板橫在桌子上，站起來，望著眾人轉著圈兒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獻醜！獻醜！列位客官，不拘多少，隨心樂助，總成總成！」眾人各各的隨意給了他幾文而散。華忠也打串兒上擄下幾十錢來，扔給那個打錢兒的。

老爺正在那裡想他這套道情不但聲調詞句不俗，並且算了算，連科白帶煞尾通共十三段，竟是按古韻十二攝照詞曲家增出「灰韻」一韻，合著十三轍譜成的，早覺這斷斷不是這個花嘴花臉的道士所能解。待要問問他，自己是天生的不願意同僧道打交道，卻又著實賞鑒他這幾句道情，便想多給幾文犒勞犒勞。他見華忠只給了他幾十文，就說道：「你怎生這等小器，就多給他些何妨！」回頭看了看那串兒上，卻只剩了沒多的錢，因問：「你大家誰還帶著錢呢？」不想問了問，連那打雜兒的一時間都把幾個零錢使完了。程相公道：「老伯要用，吾這裡有銀子，可好？」老爺大喜，說：「更好！」及至他從順袋裡取出來，卻是個五兩的錠兒，一時又沒處夾，老爺便叫那個小小子麻花兒送給那個道士。

那道士接過來，不曾作謝，先望著那銀子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噯！路盡才知蜀道平，恩深便覺秋雲厚。」忽然兩淚直流，把那個粉臉兒衝得一行一道的，益發不成個模樣。他忙忙的用道袍袖子沾了一沾，往前走了兩步，向安老爺深深打了一躬，說：「恩官厚賜，貧道在這裡稽首了。」安老爺聽他說了這「蜀道」「秋雲」兩句，覺得這道士竟不是個蠢人，或者這道情竟是他自己一片哀怨也不可。便覺他雖是個道士，也不甚討厭，連忙還了他個揖。華忠一旁看見，口裡咕嚕道：「得了，我們老爺索興越交越腳高了！」便走上去直槪槪的說道：「回老爺，這天西北陰上來了，咱們可沒帶雨傘哪！」老爺看了看西北上果然有些陰過來，便不及合那道士細談，同了程相公一行人出了天齊廟的那個後門兒，一路回店裡來。

梁材在店裡已經叫廚子把老爺的晚飯備妥，又給老爺煮下羊肉，打點了幾樣兒路菜，照舊有他店裡的頓飯餅面。老爺此時吃飯是第二件事，冤了一天，渴了半日，急於要先擦擦臉喝碗茶。無如此時茶碗、背壺、銅旋子是被老爺一統碑文讀成了個「缸裡的醬蘿蔔——沒了纓兒了，」馬褥子是也從碑道裡走了。幸而茶碗還有數餘帶著的，梁材倒上茶來，劉住兒又忙著拿銅盆舀了盆水，伺候老爺洗了臉，葉通便把程相公的馬褥子給老爺鋪上，又把自己那個借給他。

一時端上茶來，老爺同程相公一面吃著酒，心裡還是念念不忘那個鳳凰。恰好跑堂兒的端上羊肉來，程相公便叫住他，問道：「店家，店家，你快些這裡來。你早上說的天齊廟有得鳳凰看，怎的吾們看不著？」跑堂兒的一楞，說：「看不著？沒有的話！這店裡有好幾位都瞧了回來，我們打雜兒的燒香去回來也說瞧見，你老同老爺在那兒瞧鳳凰來著？怎麼說看不著呢？」老爺說：「果然沒有看見，只有一對孔雀在那裡。」跑堂兒的聽見，想了想，才笑呵呵的道：「是啊，孔雀啊！他那毛兒就像戴的翎子似的，我早起說的就是他，我是把兩樣東西的名兒記擰了！」老爺一聽，這才悟過今兒這一蕩算冤足了！

一時，吃完了飯，家人們也有買東西去的，也有打辮子去的，一時只剩了華忠、劉住兒兩個。華忠又去走動。這個當兒，忽見劉住兒跑進來說：「外頭有個人要見老爺。」老爺說：「難道又是位『喜賀大爺』不成？」劉住兒又不懂老爺這句「反言以申明之」的話，回道：「不是喜賀大爺，那位奴才見過，這個人奴才不認得他。奴才問他，他說老爺見了他認得他。」

老爺道：「算了罷，你弄不清楚這些事，快把華忠找來罷！」

半日，找了華忠來，老爺正叫他去看看這人到到底是誰。華忠道：「不用看，奴才才進來就瞧見他了，就是方才在廟上唱道情的那個道士。」老爺一聽，先就急了，說：「我說這些人斷招惹不得！所以叫作『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』。」因問劉住兒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在廟上也聽他唱了那半日，怎的又說不認得呢？」華忠道：「請老爺別怪劉住兒。他這時候不是方才那個打扮兒了，臉兒也洗乾淨了，穿著件舊短襟袍兒，石青馬褂兒，穿靴戴帽，並且是個高提梁兒。他見了奴才還裝糊塗，奴才一瞧他那神情兒就認出他來了。問他來作甚麼，他說：『來謝謝老爺，見了老爺，還有話說。』奴才想著老爺可見這些人作甚麼呢，就告訴他說：『回來替你回罷。』」老爺連道：「很是！很是！」華忠道：「誰知他竟不肯走，說：『務必求見見老爺。』還說他在淮上常見老爺，回明了，老爺一定見他的。」

奴才問他姓名，他又不肯說，只說：『老爺一見，自然認得。』」

老爺沒好氣道：「怎麼你也合劉住兒一般兒大的糊塗，難道我在淮上常見的人你會不認得嗎？」華忠不敢強嘴，等老爺發作完了，才回道：「老爺聖明，奴才趕到青雲堡就迎見老爺回了京了，奴才合劉住兒一樣，也是沒到過淮上的。」老爺一時無話，只說：「偏偏兒這麼一刻兒上過淮上的人又都不在跟前。」因賭氣說：「你叫他進來，我見他罷。」華忠只得去叫那人。及至那人進來，老爺才要欠身，他已經站在當地，望著老爺拖地一躬，起來說道：「水心先生，別來無恙？可還認識當日座上笙歌，今日沿街鼓板的這個道人麼？」這正是：

柳絮萍蹤渾一夢，相逢何必定來生！

要知說話的這人是誰，下回書交代。